

洛桑隨筆

王東



感謝主，我與師母於10月14—25日赴南非參加第三屆世界洛桑福音大會。第一屆洛桑大會是1974年由兩位福音派重要領袖葛培理(葛理翰)牧師和斯托得博士發起，在瑞士洛桑舉行的。來自150個國家的2,700多位福音領袖，包括世界各地的華人代表有70餘人，簽署了《洛桑信約》，成為世界基督教界最有影響力的文獻之一，對普世宣教的異象影響尤為深遠。之後，華人出席者受聖靈感動，誕生了世界華人福音事工，並於1976年舉行了第一屆華福大會，可以說「洛桑運動」對華人福音事工是一個極大的推動。由於中國當時正值「文化大革命」，沒有中國教會代表能夠出席。

第二屆洛桑福音大會，於1989年7月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召開，眾所周知，中國教會亦無法派代表出席。本屆洛桑大會籌委會經過兩年準備，邀請了200多位中國教會的代表，但由於絕大多數都來自家庭教會，三自教會提出措辭嚴厲的抗議，最終只有不足十位能參會。這件事也因此成為本屆洛桑大會的一個熱門議題，但當我們從一個更大的視野反思時，正如一位中國與會者所看到的：神讓萬事互相效力，也正由於這200多位不能赴會，中國有更多的教會開始關注洛桑，甚至各級政府部門也在瞭解洛桑，洛桑運動在中國成為了一個更廣泛的議題。

筆者在本次洛桑大會有很多學習、感想和收

穫，整理如下，藉這點滴的分享，盼望能與更多的華人教會與會者一起總結反思。

1. 敬拜讚美

我相信每一個與會者都會為大會的敬拜讚美所震撼，試想四、五千人，不同種族、膚色、語言、族群濟濟一堂，共唱同一首歌，豈不是在地如在天？！無論是具有特色的非洲歌舞，還是精心編排的小品、影視，都與每天的主題相得益彰，給人視、聽感官與心靈的啟迪。不管你是偏於保守還是靈恩，在這樣宏大場面的敬拜中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感受在靈裡的合一，與神親近；特別是當看見那些能歌善舞的弟兄姊妹用和諧活潑的身體語言參與其中時，不得不反思我們許多華人教會的敬拜形式是否過於嚴謹了。

2. 深度的神學，生命的應用

雖然司徒德博士因年邁不能出席本屆大會，但福音派神學家如約翰派博(John Piper)，海外基督使團(OMF)的國際總主任馮浩鑾醫生都發出了先知般的宣告。事實上，通過許多感人的分享，我們看見深度的神學不是教義而是活潑的生命。在一位姊妹的見證中，談到了兩個月前在阿富汗發生的國際醫療隊遇害的悲劇，而她的先生正是被害的領隊。然而，我們從她的見證裡沒有聽見抱怨和苦毒，反而教我們看見一

個活出來的高深神學，即如何平靜地透過困難看見神的榮耀。

3. 新宣教視野

洛桑大會是為宣教開始，也為宣教而繼續。個人從中領悟了一種更新的宣教視野，歸結起來就是：**無遠弗屆，真誠夥伴，宣教不分先後。**

所謂無遠弗屆，就是宣教之地可以從任何一處到任何一處，沒有一個高低流向；可以從美國到中國，也可以從中國到美國；可以是中國傳向耶路撒冷，也可以是非洲教會傳給中國工人。所謂真誠夥伴，是在全球夥伴關係的大背景下，漸漸淡化宣教輸出和接收的意識，夥伴關係沒有主次合夥人的概念，都是在一個平面上的同工。所謂宣教不分先後，是看見主耶穌讓萬民歸主的大使命，不是先傳給一個族群，再轉向另一個族群，而是同時開展的——同時，也提醒我們，宣教沒有超級英雄，也沒有一個核心勢力，普世教會是一個完全平等與合作的共同體。

4. 洛桑運動的前景

第三屆洛桑大會在期待中開啟，在華美中落幕，雖然對大多數與會者來說是一次更新和提升，我也曾聽到有人因為預見不到「後洛桑」的具體行動而質疑洛桑運動的前景。從一個方面來說，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洛桑盛宴之後隨時間的推移，如果缺乏跟進推廣，也會人走茶涼；但從另外一個方面來說，洛桑運動的希望在於它與傳福音的大使命緊密相連；洛桑運動所搭就的平台為普世教會的合作和宣教提供了無與倫比的交流學習、重整反思、相互啟迪的機會。從《洛桑信約》到《開普敦宣言》，是末世教會發展的一個里程碑。沒有了這樣一個普世福音派整裝待發的平台，可能很多工作都事倍功半，很多資源或重疊或浪費，更談不上看得見、摸得著的合一、複合與同工協作，被世俗化、自由派沖淡、衝垮的危險也會與日俱增。

（作者為亞洲聖經公會同工）